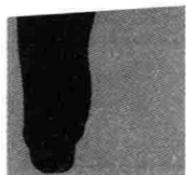




双面人

〔韩〕郑海莲
季唐娜
译 著

新华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人 / (韩) 郑海莲著; 季唐娜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66-1345-0

I. ①双… II. ①郑… ②季… III. ①侦探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86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8210

Double

Copyright © Jeong, Hae-youn (郑海莲),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in 2014 by arrangement with Woongjin
Think Big Co., Ltd. KOREA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双面人

作 者: (韩) 郑海莲

译 者: 季唐娜

出版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曾 曜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图鸦文化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35mm×20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345-0

定 价: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82951011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失踪
23	第二章 狼狈逃脱
56	第三章 追踪
75	第四章 诡异
97	第五章 绝壁
123	第六章 发现
143	第七章 逃走
164	第八章 家
183	第九章 激流
196	第十章 反击
239	第十一章 曲终，但不是结束
249	作者的话

第一章 失踪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填满整个卧室。这是一间布置得简单而又不失典雅的房间，整套的咖啡色的家具显得高档而有品位。一张硕大的床放在卧室的正中间，占据了一半的位置，正对着床的是衣柜。床头靠窗的一边是张精致小巧的茶几，几本书随意地放在上面，旁边是把藤制的摇摇椅，对着的一台小型电视机，偶尔失眠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

一缕缕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床上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过来的道镇脸上，道镇皱了皱眉，猛地拉过被子盖住头，想要再多睡一会儿。身体疲惫不堪，真的希望能够多休息会儿，可是处在事业工作正需努力的年纪，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休息。道镇伸个懒腰，长叹一口气，挣扎着坐起来，仍然还是昏昏欲睡。习惯性地眯着眼伸手摸到茶几上的烟，点了一根，无力地靠在墙上，闭着眼深深吸一口，又缓缓吐出。

过了一会儿，道镇睁开眼，自嘲似的笑了一声，掀开被子，无奈地看着勃起的欲望。这样平和安静的时候，它却一点儿都不安分，果然，男人的下半身……瞥了一眼日历，星期六，又是无奈地笑了笑，要是星期天多好！道镇又想起了在熙丰满的胸部、窈窕的腰身，幼滑的触感，正是他所偏爱的类型。

每个星期天，在熙都是赤裸裸地躺在这张床上，道镇最喜欢双手揉弄她柔软的乳房，而在熙每每都会努力反抗，道镇也是爱死了这种征服感，征服充满野性美的性感的在熙。在熙经常说和道镇做爱就像是潜意识的行为，只要有时间，只要一闲下来就想和他做爱，这种感觉和自己的丈夫做爱很不一样，或者说，现在和丈夫在一起已经完全没有了欲望。有时候，道镇也会抱怨说“我们又不是每周都能做！”在熙听到这话总会笑着说“所以每次我也是把累计下来的欲望释放嘛！”不管是潜意识还是男人的本性，对道镇来说都没有多大的关系。虽然一直都知道在熙是有夫之妇，却完全没有一点儿负罪感，反而每次和她做爱时更觉得畅快，更刺激，也会不自觉地想“这个女人是别人的，是我抢来的，她现在却只在我这里得到快感……”

偶尔，在熙的丈夫不在家时，他们也会去在熙家过夜。但是，在熙还是喜欢在道镇家，道镇却恰恰相反。每当道镇提出去在熙家时，她都会不安，充满歉疚地说“在我和我老公的床

上做有点儿那什么……”可能这正是出轨的女人最后的底线吧，可是道镇却不肯就此放过她，每次都是漫不经心的一句“所以才去你家！”

有一次，两人肉体交织，靠彼此释放了欲望之后，在熙默然凝视着天花板，斟酌许久，缓缓地开口“你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道镇眉头紧蹙，盯着在熙想为什么她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熙看到这样的道镇反倒兴奋起来，继续说道“而女人一般都很难放下你这样的男人，因为总觉得自己能抚平你的伤口。”她瞟了一眼道镇的表情，开玩笑似的说“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约束你，绝对不会让你融入我的世界的，因为你的黑暗太深，充满危险。”说到这儿，在熙坐起身来，双手捧着道镇的脸颊，直直地盯着他透着精光漆黑的眼眸，一会儿又充满感叹地微笑着说道“虽然很有魅力，但却是致命的。”

想到这些，道镇冷冷地说了一句“既然这么清楚明白，就不应该陷进来！”他缓缓地扫了一眼卧室里的装饰，突然觉得这些东西都该换了。窗帘、衣柜，就连这床都是在熙喜欢的类型，但是，现在这房间完全不需要了，因为以后就算是星期天，在熙也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道镇下床直接去了浴室，脱掉上衣，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长期坚持做运动，身体肌肉线条完美，虽然做刑警这么多年来

留下大大小小的许多伤口，但完全不影响这副身体的美感。“受伤的野兽”，道镇突然想起了在熙的话，想起了在熙用温热的唇亲吻每一处伤口的样子，想起了她充满讥笑的唇，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在熙这个女人了。道镇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很享受这一刻自己脸上洋溢的胜利感。低头看自己的手，杀死那女人时的感觉似乎还依稀存在于每一根手指间。这样看着，似乎又回到了昨晚……

“我老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跟他离婚，给你生一个孩子，好不好？”

当然不好！道镇极为愤怒，虽然一直和她保持关系，却从来没想过要对她负责，而在熙却以为道镇钟情于她，甚至于会娶她为妻。现在就连她丈夫都知道这件事，那这件事就不可能解释清楚，自己更难全身而退，一不小心还可能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听完在熙这话后，道镇掩藏了所有愤怒，像个没事人一样上床睡觉。在熙完全没有发现他的异常，还以为道镇会等自己离婚和自己在一起，感到很满足。可是就在她幸福地入睡时，道镇的手却掐在了她的脖子上，正要用力时，在熙睁开眼，嗤笑了一声“什么呀，都好这口了啊？”伸手想要推开道镇的手，却没有成功。慢慢地在熙唇边的微笑消失，眼睛睁大，渐渐的恐怖充斥了双眼……不一会儿，在熙的挣扎慢慢弱

了下去，最后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没了声息。看着这样的在熙，道镇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因兴奋而沸腾，那种刺激的快感沿着每一根神经汇聚到大脑，慢慢形成一种晕眩感。

2

道镇像往常一样，按时出门上班。车就停在家门口，2010年产的SM5系列车。道镇执行任务时也经常开这辆车，偶尔遇上大案子，潜伏在车里十多天也是常有的事。幸而车比较高档，并没有什么霉味，或是劣质皮毛坐垫的味道，一直保养得比较干净整洁。车内装饰跟家里一样，都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来的，就只是放了一本设计简单的原木色电话簿，一瓶柠檬味车用香水。香水买了并没有多久，味道还很浓重。

闻着车里清新的柠檬味，道镇又意识到这柠檬味正是在熙最喜欢的。随手拿起香水，凑上前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股清凉舒爽的味道沁入心脾，整个人舒畅无比。下一秒，道镇却按下车窗，丝毫没有留恋地把香水扔了出去。随即，又打开音乐，动感十足的摇滚音乐声充斥着整个车厢，道镇发动车子，扬长而去。徒留下那个香水瓶在空荡荡的路上滚了几圈，最终停在了路边。

车上路后，道镇不断加速，还心血来潮地跟着音乐哼起来，

似乎心情很好。他供职的松波警察局旁边是一所小学，也是附近车祸事故高发地段，每次路过的时候道镇都会减速，所以一般到达工作单位差不多要花三十分钟。

沿着警察局高高的围墙迂回曲折几个弯道之后就到了警察局大门口。在门口，道真遇到了刚从训练场出来的全京。看到道镇，全京敬了个标准的礼，道镇微微点头后直接开车进去了。停车场车位远远不够用，平时不仅局里公务车、工作人员的私家车，就连外来人员的车也会停进来。道镇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一个空车位把车停下。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道真突然停住盯着后视镜里的自己看起来。

镜子里的自己仍然像往常一样，还是一贯的满脸平静，丝毫没有什么异常，这就连道镇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虽然说每个人对突发事情的反应并不一样，可是在发生了昨晚那样的事之后，自己竟然还能这样平静，外人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很多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道镇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清楚地记得它所做过的所有的事。虽然是一时冲动所做的事，可是在在熙停止呼吸的两分钟时间之内，道镇几个深呼吸之后就做好了完整的逃脱计划。道镇万万没有想到，厌倦至极的刑警工作竟然在自己杀人的时候给了自己莫大的帮助，这也真是讽刺至极。

道镇闭上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再次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警察局威风凛凛的大楼。这栋楼里都是猎狗一样的警察，一旦察觉到什么异常，他们就什么都不会放过，一一排查。万一在熙的尸体被发现，道镇也不能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嫌疑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绝不能有什么异常表现。

“咚咚。”

不知是谁敲了两下车窗玻璃，把陷入沉思中的道镇吓得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发现重案一组的宣雨申正惊讶地看着自己。宣雨申比道镇晚三年来警局工作，外表干净利落，而且头脑灵活，干活机灵，所以一向和道镇走得比较近。

可能是因为刚才一直都在想在熙的事，道镇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微微有些紧张，按下车窗问道：

“干吗？”

“前辈，大清早的谁惹您了？”

宣雨申有些无奈地笑了笑。道镇这才意识到，他是特地过来打招呼的，自己刚才确实有些过分了。

“哦，对不起。”

“怎么不下车？是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就是刚才在想事情。”

道镇这才不慌不忙地下车，心想：“事情不会这么快就被

发现的，没必要这样提心吊胆的。”

宣雨申哪里会想到道镇会想这么多。宣雨申皮肤白皙，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完全没有严肃的刑警的样子。这会儿他又无害地笑着继续问道：“在想事情？什么事啊？”

“跟犯罪嫌疑人相比，我们刑警更忙碌。进局里工作就必须集中全部精力，要不然很难做出正确判断。但是，进去就要开始忙，所以，每天都烦着。”道镇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嗯。”宣雨申附和着嗯了一声，“我也是……”

“你？”道镇颇为惊讶。

宣雨申耸了下肩，解释道：“一直以为您是因为讨厌张组长才……”

张组长，一听到这个名字道镇就皱起了眉，一想到他就心烦厌恶。张组长，全名张舟浩，四个月前开始担任重案一组组长。当时，前任组长正要调任到其他科室，道镇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能接替他，做重案组组长，可是没想到被张舟浩抢走了。其实，道镇讨厌张舟浩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组长，还有就是讨厌他的行事作风。

“前辈，您先进去，我先去一趟民事科。”宣雨申微微弯腰，跟道镇打招呼要到民事科去。刚进办公大楼，道镇还没从张组

长的事里缓过神来，又听宣雨申这么一句，立刻佯装轻松地回了句：“去吧。”

道镇盯着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的宣雨申的背影出神了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朝重案组办公室走去。道镇每次都是卡着时间进办公室，绝不提前去，用在熙的话说就是自我“意识”行为，进办公室之前那段闲暇时间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路过走廊里的镜子前，道镇突然停住了脚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身上的西装干净整洁，没有一丝褶皱，脚上的皮鞋也是干净锃亮，更显帅气干练；发型虽然不是最新潮的，但也不保守土气。就这样的衣着外表，说他是金融证券领域的白领都会有人相信。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才让道镇和张舟浩一直合不来吧。

“你穿成这样还能去办案？连个偷吃冰激凌的小孩儿都抓不到吧！”道镇又想起张舟浩上任组长第一天当着所有重案组成员，丝毫不留情面地讽刺自己。本来对张舟浩升任组长就很不满，第一次见面他又这样针对自己，道镇完全不可能对他有好印象。

道镇也很清楚，作为刑警，跟踪嫌疑人，躲在车里几天几夜都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还会跟罪犯打斗，西装革履的确实不合适。所以，道镇也只在局里，没有特殊任务，不出去执勤的时候才穿。这一点道镇也跟张舟浩解释过，但是却没有得到

他的认同。毫无缘由地，张舟浩就是对道镇从头到脚都看不惯。

“张组长！”道镇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随即脑海里又浮现出他的样子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张舟浩背有点儿驼，常给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鼻梁上架着一副老掉牙的眼镜，常喜欢缩着下巴，翻着白眼从眼镜上边盯着人看，单这一点就足够让人讨厌了。而且，他每天都穿着脏兮兮的卡其色刑警夏装，头发乱蓬蓬地堆在头顶，不修边幅。他常在局里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不回家，自然也是不洗澡、不换衣服，这点让道镇最不能理解，最受不了的，但是又做不到无视。他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甚至是举手投足都让道镇彻头彻尾地感到厌恶。

刚一打开重案组的门，一股刺鼻的臭烘烘的味儿就扑面而来。现在已经七月中旬，不断上升的气温也使得这股味更加浓烈。办公室里值班的刑警都是些小伙子，平时不修边幅惯了，对这股味儿自然也是习惯了。

道镇习惯性地快速拿出手绢和香水，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朝空中喷了两下香水，这才皱着眉头走进去。靠近门口坐着的刑警杨世硕看到了，似乎是早已习惯了道镇这样的举动，只是无奈地撇撇嘴耸了耸肩，心里想“又开始了。”杨世硕和道镇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来局里工作的。他肚子上赘肉便便，坐着也

是毫无坐相，就那么斜靠在椅子上，随时都要躺下的样子，给谁都是副懒散的样子。道镇无视他的不快的脸色，疾步走过去，“哗”地打开窗户。随即，办公室里怨声四起。

“现在天气还很冷！”

“冻死了！”

.....

道镇直接无视这些抱怨，“哼”了一声，走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屁股坐下。无论怎样，他都不会把窗户关上的。坐下后，道镇又重新打量了一圈办公室里的人，感觉气氛跟平时稍微有些不一样。重案组就像高中教务处一样，桌子一排排拥挤地摆放着，每个座位上的人就像是被教导主任叫来批评的学生一样，低头缩腰。人似乎也总是在中间狭窄的小过道里来来回回穿梭。今天人好像比往常又多了，就像赶集一样，人来人往，比平时更吵闹。

“你怎么还不去让那些人安静下来？！”杨世硕走过来，像是发泄对道镇开窗的不满一样，一屁股坐在道镇的桌上，脸上却是开玩笑一样，有些玩味地笑着。道镇皱了下眉，瞥了一眼杨世硕，指着外面那些像是来参观的人问：

“那些人来干什么的？”

“今天不是公安大学的学生来吗？”杨世硕颇为惊讶地反

问道镇。

“啊。”，道镇这才想起来今天要给这些学生做一个讲座。

“啧啧，玄道镇警官竟然连这个都忘了！”杨世硕扑哧笑了一声，拍了拍道镇的肩膀。

因为处理在熙的事，把这个都忘记了，道镇略微有些尴尬地扯了下嘴角。

公安大学的学生每年都会来这里做社会实践以及实习，今天还特别安排了一个讲座。虽然重案组组长是张舟浩，但是讲座却是由道镇来做的。也是，张舟浩不修边幅的外表，粗鲁的言行举止，确实不适合来给这些对未来刑警生活充满期待的学生做讲座。对此，张舟浩虽然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道镇。

讲座十点开始，现在还有四十分钟时间。道镇把手机 USB 连接到电脑上，打算把讲座内容再重新整理、修改、熟悉一遍。因为昨晚在熙的事，这些讲座的内容，道镇也忘得差不多了。

3

道镇站在讲台右侧，按下手中的控制器，白色的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这次讲座的主题“PSYCHOPATH”——变态杀人。看到这一主题，坐在下面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不敢置信

的表情。道镇不自觉地笑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一些残忍、恐怖的东西的好奇心根本无法停止。很多时候，人们看到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犯罪报道的时候，都会仔仔细细地看几遍，甚至看到那些现场照片都会自己去臆想构造犯罪情节。这也正是悬疑恐怖电影比爱情电影票房更好的原因。

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阴暗的一面。

“变态杀人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吧，最近很多影视剧、小说都用这一题材。”道镇说完又换了下一张 PPT，这是一张略带稚气的年轻外国男人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叫比尔·理查德，出生于圣地亚哥，作案时年仅 21 岁。被害人，德尔马·布拉伊达，29 岁，男性。比尔先是强暴德尔玛，后又将其杀死。”

听到“强暴”这个词，底下略微有些骚动，有些学生脸上露出恶心厌恶的表情，尽管如此，大家仍然都是兴致勃勃，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讨论起来了。

“后来调查发现，最初，比尔并不想杀死德尔玛。而是在他将德尔玛捆绑起来之后才起了杀人的念头。你们说是什么让他产生这种杀人念头的？”

道镇环顾了一圈，虽然有几个人已经开始窃窃讨论起来，却没有人举手回答。这个案件是几年前道镇在调查另外一宗案